

特别推荐 另类文本

CAOFANGSHAN

草房山

马 平 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草房山

马平著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房山/马平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4. 5
ISBN 7-5411-2281-5

I. 草... II. 马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2060 号

草房山

cao fang shan

作者 马 平

责任编辑: 林文询 蒋东雪

封面设计: 任兆祥

版面设计: 邓小林

责任印制: 龙小龙

责任校对: 邓永勤 等

书 号: ISBN 7-5411-2281-5/I·1913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50 千

印 张: 11.125

版 次: 2004 年 5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出版发行: 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电 话: (028)86666700[发行部] (028)86662959[编辑部]

邮政编码: 610012

网 址: www.scwys.com

照 排: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四川省卫干院印刷厂

定 价: 23.00 元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86636481 86241146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。电话: (028)87438866



第 / 章

一场大雪下起来的时候，一个梦也开始了。

那一年，李安乐在财主余维绡家里当长工，快过年了，捂了好几天的雪终于在夜里飘落下来。李安乐和红眼睛老古睡在一张木床上，老古不停地翻身，铺床的稻草像落雪一样簌簌簌的。老古蹬了李安乐一脚：“你小子这屁股，要是那新媳妇的屁股就好了……”

这天，余维绡的大红花轿抬了一个新媳妇回来，红瓦房里张灯结彩。余维绡已经有了两房女人，新抬回来的这一个是二十里外陆家沟陆木匠的女儿。陆木匠给自家修房，杀鸡祭梁的时候让鸡抓伤了眼睛，从房顶上摔下来，全身都瘫了。李安乐和老古白天都去抬花轿了。李安乐累了，一上床就睡着了，他被老古蹬了一脚就叫起来：“我正娶媳妇呢……”

老古一听就知道他说梦话了，轻声问：“新媳妇是谁？”

“今天抬回来的……”

“有种，东家还没搞呢，你倒在梦里先搞上了。”老古又蹬了一脚，“上去了没有？”

这一脚把李安乐蹬醒了，他口齿不清地问：“什么……上去了没有？”

“娶媳妇嘛，爬到新媳妇身上去了没有？”

“没……”

“我烂你好事了！”老古咂咂嘴，“梦里娶媳妇，关键就是那个字，还没上去就醒了，造孽！”

一阵风从房顶过去，扫掉了积在亮瓦上的落叶，亮瓦在雪夜里像美人的脸。

“这会儿，东家说不定已经上去了。”老古瞪着亮瓦，“今天抬回来的这个三婆娘虽然也不错，但我还是喜欢二婆娘。你看二婆娘那脸，那身段……”

李安乐好像钻进梦里看女人的脸和身段去了，没一点声音。

老古却不停地说：“我想女人都快想疯了，日怪，怎么就没梦见过娶媳妇？你他妈人不大，做梦倒一套一套的，眼睛一闭就是新媳妇，就是一身白肉……”

李安乐连咂了三下嘴，老古的呼吸急促起来：“你爬到新媳妇身上去了？”

“她让我吃她的嘴……”

“你别老吃嘴，你往下吃……”

“她的舌头真甜呀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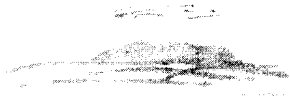
“再往下吃……”

“呀，她咬我……”

老古突然坐了起来：“你让开，看我的！”

李安乐的梦话被打断了，老古却不能钻进那梦里去，只听见李安乐的咂嘴声，问什么都不再搭腔。老古伸了伸脚又缩了回去，说：“这一脚出去，真把你从女人肚皮上踢下来，我就拉下孽债了！”

稻草又响了一阵，老古爬起来到屋外去撒尿，一回到屋里



就大声嚷起来：“快起来快起来，有好戏看啦！”

余维细请了几个乡绅来吃喜酒，还请了乡长和保长。厢房里有几桌人在汽灯下面摸纸牌，余维细和几个人在大堂上一边喝茶一边谈古论今，铜盆里的木炭火燃得旺旺的。天井里的雪花向挂在柱头上的红灯笼斜飘过去，余维细提议雪大起来后出去走一走，他说：“踏雪寻梅，自古都是雅事。”

新媳妇陆凤珍并没有捂着红盖头坐在洞房里，她像是刚来到红瓦房里的丫环一样站在一旁添水，一把大铜壶把她单薄的身子拽得摇摇晃晃的。木炭火映在她的紧身红花棉袄上，闪闪跳跳的，像开满了热乎乎的花。

乡长呷一口茶，对余维细说：“我知道你吃水有讲究，你现在还让挑水工把后面那一桶水倒掉吗？”

“不必不必，可做他用。”余维细说，“灶房里有两口水缸。”

“要是挑水的坏心眼儿，半路上换了肩，当然水桶也前后换过了，或者故意混淆了两口水缸呢？”

余维细吹一吹碗里的茶：“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”

保长问：“你是怕挑水的放了屁在水里吧？”

“不雅不雅。”余维细摆摆手，“雪香茶香之时，勿论浊气。”

陆凤珍红着脸给保长添水，然后再给乡长添水。铜壶的长嘴刚伸到乡长面前，她身后突然一声轻响，铜壶里的水还没吐出来就被吓得缩了回去。

“浊气”，新棉裤也没能裹住那一声臊人的“浊气”。

在座的客人都听见了，都埋下头去喝水。乡长故意把茶喝出响声，连连说：“哦哦，好茶，好茶……”

余维缙沾着茶碗盖的手在空中僵了一阵。他重重地咳了一声嗽，突然端起茶碗，把一碗茶向陆凤珍泼过去。

陆凤珍捂着脸，跌跌撞撞跑开了。

余维缙把茶碗盖轻轻放下来，对众人尴尬地笑笑：“败兴。”

乡长说：“人又不是木头做的，就是木头做的，木匠也得凿个孔让人家透气是不是？哈，哈，这有什么？”

众人都说，这有什么这有什么。

余维缙站起来，沉下了脸：“我余家祖祖辈辈都是体面人，焉能纳这等没教养的货。各位稍候，我这就去拿纸笔墨砚，立即把这货休了！”

这一幕让老古撞见了，他幸灾乐祸地对李安乐说：“真的写休书了，东家真的写休书了！”

李安乐被吵醒了，抱怨说：“我们今天白抬了，我们明天还得把她抬回去。”

“你他妈才是木头做的，”老古上了床，“休了的女人，烂柴都不如，还坐轿子？我听东家对那些有头有脸的人说，他也不把事情做绝，他得给她寻个人家。那些人都劝，劝不住，都走了。”

“就放了一个屁么。”李安乐翻一个身，“东家不过是做做样子遮一遮脸，屁散了事情就过去了。睡吧，明天还要起早做活路呢……”

老古说：“如果真要休她，你说，东家今天晚上还上不上她呢？”

李安乐没应声。

老古说：“送了那么多彩礼，不上才怪呢！说不定上了再上，这一夜没个两回，下不来……”

李安乐还是没应声。

老古说：“要是东家把她一脚踢给我就好了，破了我也不嫌。一个屁能有多臭？她要是跟了我，一天放一百个屁我也不嫌……”

李安乐咂了一下嘴。

“你刚才真梦见娶媳妇了？”老古突然着急起来，“谁知道你小子做梦准啊，你小子要是梦见吃肉了，说不定还真有一根骨头等你去啃……”

李安乐翻了一个身。

老古不停地说：“二手货，你接了去就不好了，不管破不破，一过手，金子也成了烂铁。你不像我三十好几的人，你应该娶一个黄花闺女……”

李安乐已经睡熟了，老古把冰块一样的脚朝他猛蹬过去：“我让你做美梦去！”

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李安乐到井边去挑水。雪下了一夜，房顶盖上了厚厚的雪，红瓦变成了白瓦。七里堡被雪捂住了，草房山也被雪捂住了。地里的雪就像梦里的被窝，在那个雪白的被窝里，东家的新媳妇刚钻进去吃他的嘴，东家的二姨太也跟着钻了进去。老古在夜里说的那些话也像是梦里的。

李安乐挑着水往回走，雪花直往脸上扑。他把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，后面的桶就到了前面，雪花可不分什么前桶后桶，落在清水里就不见了。他突然想放一个屁，就收住脚步，望着白晃晃的草房山。那个屁最终没有放出来。

老古正在劈柴，一斧头下去，半天也没把斧头从木柴里拔出来。他空着手直起身来，瞪着红眼睛对李安乐说：“东家叫你去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大概让你去捡烂柴。”

灶房里没有人，李安乐不分青红皂白，把一桶水倒进白石头水缸，把另一桶水倒进黄石头水缸。

余维缙换下了头天穿的梅红色马褂，穿一件羊皮袄，坐在檀木雕花椅上。二姨太吕梅纨在他身边的高椅子上坐着，一身鲜红倒像是新媳妇。余维缙指了指一把矮椅子，等李安乐坐下来，问：“骡子，你妈死了几年了？”

“八年了。”

余维缙又问：“你爹死了几年了？”

“五年了。”

“你我都是苦命人。”余维缙叹一口气，“但你比我还苦，我是二十几岁才没了双亲。”

吕梅纨把一碗热茶递给余维缙，白嫩的手指尖从红袖子里露出来。

余维缙呷一口茶，接着说：“你爹去为我卖丝，死了。我不让你放牛，让你读书，可你一坐在学堂里就打瞌睡，还是哭着要放牛。唉，你这条瞌睡虫呀！”

李安乐偷眼去看吕梅纨，头天夜里的梦在胸口那儿拱来拱

去。十四岁时看刚过门的吕梅纨觉得她很大，过了三年再看，她反而变小了，只是那胸脯越来越高了，用老古的话说，那是把两座草房山捂进去了。

“男大当婚。”余维缙说，“你有十七了吧？”

李安乐赶紧把目光收回来，望着余维缙。

“我们都知道你做梦灵验，昨天晚上，做什么美梦了吗？”

李安乐不敢说话，瞟一眼窗外飞舞的雪花。

“没梦见娶媳妇？”

李安乐做样子想了想，摇摇头。

“昨天抬回来的女子，不丑吧？”余维缙把茶碗放到一边，“那可是为你抬回来的。”

李安乐做出惊讶的样子。

余维缙指一指吕梅纨：“昨天晚上，我可是在她房里过的。”

吕梅纨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，但她一句话也没说。余维缙也没说新媳妇放屁的事，他说：“那女子比你小一岁。”

李安乐迟疑一阵，说：“她是东家的人……”

余维缙摆摆手：“她是你的人，这是天意。”

李安乐又偷看一眼吕梅纨，说：“人家怎么会同意。”

“命定之事，怎由得她！”余维缙说，“你去吧，考虑一下，考虑好了答复我。”

李安乐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不见那新媳妇的影子。老古突然凑到了跟前，急巴巴地问：“你答应了？你没答应吧？”

李安乐看了看老古的红眼睛，一颗悬着的心突然落了地。他打了一个呵欠，揉一揉大鼻子，然后咧嘴一笑：“当然答应了，为什么不答应？”

第2章

老槐树下面的茅屋里点起了红蜡烛。李安乐的爹死后，茅屋就没住过人了。木床是从红瓦房里抬过去的，红蜡烛是从红瓦房里拿过去的，但陆凤珍是自己从红瓦房里走过去的。几个余姓女人跟在陆凤珍后面，有的抱着红被盖，有的撑着红油纸伞，就像是余氏家族嫁女。陆凤珍一直哭着，脚步比那几个女人都急。老古靠在老槐树身上，对看热闹的人说：“你们看，新媳妇的眼睛和我的眼睛一样红，她跟了我才相配呀！”

陆凤珍见到李安乐后就不哭了。与一个大自己二十岁的男人比起来，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壮壮实实的小伙子可没有亏了她。但她毕竟是出了丑让人家休掉的，总不能马上就笑开了。她一句话也不对李安乐说，上了床也不脱衣裳，面朝墙壁睡下了。

李安乐在床上坐了一会儿，就对陆凤珍说：“早知道你是我的人，昨天抬轿子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和老古一起使坏，故意颠你簸你……”

李安乐说：“东家这个人，就是死爱面子。去年他过三十六岁生日，双石桥的赵文潜来祝寿，当着他的面夸了一句自家的乌木椅子，生日一过，东家就派人去外地，买回了一把檀木椅子……”

李安乐说：“抬轿子的那个红眼睛，你看清了吗？东家要是让你跟了那个烂人，你就惨了……”

李安乐说：“我爹妈都没了，我是一个孤命人，你要是嫌我的话，就回娘家去吧，就当没这回事。我当然不会嫌你……”

李安乐说：“我这人没什么大的毛病，就是瞌睡大，梦多。我还常常说梦话，别人问什么我说什么，一句白话也没有。这也有一个好处，你不会怕我骗了你，我白天骗了你，到了晚上，一说梦话就露馅儿了……”

李安乐说：“我这人和一般人不同，我做的梦十有八九会应验。有人丢了鸡，让我一梦，十有八九能找回来。将来说不定我会靠这个养活你。别人掐指头算命，我睡觉，瞌睡睡了，命也算了……”

李安乐说：“当然我知道粮食不是梦出来的。我这人不懒，该睡的时候睡，该做的时候做……”

李安乐说：“我这人不丑，你也看见了，虽然胖了一点，但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，身上也有的是力气……”

李安乐说：“人都是爹妈养的，谁不放个……”

李安乐突然闭了嘴。陆凤珍还是一句话也不说。蜡烛快燃尽了，茅屋里像一个梦境。头天夜里还和一个臭男人睡在一张冰凉的席子上，怎么翻一个身就是暖和和的被窝红艳艳的新人了。李安乐就像害怕把梦捅破了似的不敢靠近陆凤珍，渐渐地眼皮就抬不起来，他很快就睡着了。

陆凤珍还不知道，李安乐的瞌睡是出了名的。

李安乐小时候给余维细放牛，有一次爬上桑树吃桑葚子，吃着吃着就睡着了，轻飘飘地掉到地上。草药先生张福看见李安乐乌嘴乌脸睡在桑树下面，连喊了几声都不应，以为他已经死了，不料他突然大叫起来：“看你们往哪里跑！”

张福吓了一跳，竹篮里的草药撒了一地。

李安乐坐起来，说：“我爹让人害死了，我正在梦里追杀人犯呢，你打岔了！”

张福拿一把草药去堵他的嘴，骂道：“这孩子，你妈死了还不够，你还要咒你爹……”

李安乐的爹果然死在了润水镇的客栈里，身上什么伤也没有。尸体运回来后，余维细把李安乐叫到面前，问：“梦里害你爹的是几个人？”

“两个人。”

“怎么害的？”

“用被盖捂的。”

“那两个人长什么样？”

“太黑，看不清。”李安乐歪着头，“让我再梦……”

放牛的时候，李安乐把牛拴在树上，然后钻进芝麻地里偷芝麻吃，居然吃饱了吃醉了，几个长工寻了一夜也没寻到他。第二天，太阳竹竿高了，芝麻地里突然传出喊叫声，两个长工小心地走进来，看见李安乐仰面朝天睡着，脸上不知是汗水还是露水，眼睛不知是睁着还是闭着。他嘴里好像还嚼着芝麻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你们还站着干什么！快帮我追杀人犯……”

一个长工弯下腰问：“杀人犯在哪里？”

“进了芝麻地……”

另一个长工也弯下腰问：“杀人犯长什么样子？”

李安乐突然坐起来，揉着眼睛说：“太阳晃眼呢，看不清……”

他爹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，黄了又青，案子还是一桩无头案。人们失望了，都说那是他爹冤死了给他投梦呢，他爹阴魂散了，就没戏了。可是有一件事又让人们对他另眼相看了。吕梅纨养了一只纯白色女猫，春天里突然不见了，老古说：“骡子做梦灵啊，咋不让他梦一梦，那只猫到哪儿去了？”

李安乐果然就做了一个梦。白色女猫在梦里可不像平时那样温顺，那光景显然是发了情，一只肮脏的男猫出现的时候，她竟然一点也不顾体面，最后在野地里与那男猫野合了。白色女猫从野地里回来，睡在吕梅纨脚边上美滋滋地晒太阳。吕梅纨的脚上穿着一双绣花鞋，几只蜂子飞过来采鞋上的花，猫跳起来去赶蜂子，就让蜂子把鼻子蜇肿了。猫哭叫着跑到一口废井边上去照镜子，不小心掉了下去……

猫果然在废井里，已经死了，吕梅纨细声细气哭了一阵，就叫人把废井填了。吕梅纨对李安乐说：“你的梦真真假假，我的猫绝不会看上一只肮脏的猫。”

李安乐说：“梦里是什么，我就说什么。”

老古悄悄对余维绂说：“这个骡子，别看他一副老实的样子，可是个心里拿事的主儿。说不定猫就是他弄到井里去的。”

余维绂说：“骡子与吕氏无仇，为何害那只猫？”

从此，丢了鸡丢了蒜的来找李安乐做梦，有灵的也有不灵的，人们就不知道他井里的水到底有多深了。

新婚之夜，李安乐刚刚睡过去，就梦见红眼睛老古抢他的新媳妇来了。

老古真的冒着雪摸到了茅屋外面。他贴着门缝听了一阵，屋里什么动静也没有，就捏着鼻子学了一声猫叫。蜡烛已经熄了，陆凤珍吓得直往李安乐怀里钻，李安乐就醒了过来。

野猫叫第三声的时候，李安乐突然打开了门。

老古缩着脖子问：“你把事办完了？”

李安乐说：“回去吧，我现在有捂脚的了。”

老古不让李安乐关门，他说：“你都睡上女人了，怎么忍心赶我回去睡凉席子？你总得让我在门外面听一听，让我的耳朵过一过瘾。”

“要听你回到红瓦房里去听。”李安乐猛地关上门，插上门闩，在床沿上坐了一阵。

老古在外面打门：“上去了没有？女人身上有好果子呢！”

静了一阵，老古说：“你不会弄是吧？你把门打开，我教你一回。”

又静了一阵，老古说：“你上去，看看她有没有血。”

再静了一阵，老古说：“她可能已经没有血了，不过，有没有血都没有关系。”

接下来静的时间有一点长，老古像是要给李安乐留一点时间。但是老古失望了，他说：“你怕她再放一个屁，是不是？”

李安乐从地上摸起一根木棒，突然拉开门，劈头给老古就是一棒。

老古在额头上摸了一把血，大声叫起来：“让你把女人弄出血，日你妈，倒让我出血了……”



老古走了。李安乐睡在床上，突然大着胆子抱住了陆凤珍。

陆凤珍顺从地转过身来。

李安乐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们，按刚才那人说的办。”

陆凤珍开口说话了：“他说什么了？”

“他让我在你身上找果子吃。”

陆凤珍坐起来，点上了一支蜡烛，好像要让李安乐看个明白，她身上并没有什么果子。她解开了衣裳上的一颗布纽扣，就像是不愿意摘还没熟的果子一样。

李安乐咽了一口口水：“你听外面的雪……”

陆凤珍说：“刚才那只野猫说得对，我可没有血。”

李安乐问：“什么血？”

陆凤珍把解开的布纽扣又扣上了，低着头说：“昨天晚上，我已经让余维缙睡过了……”

李安乐额头那儿“嗡”地响了一声，就像也挨了一棒。陆凤珍在烛光里越晃越远，李安乐就像要把她喊回来似的，大声说：“你说的是白话吧？”

“你可别去问余维缙。”陆凤珍抬起头来，“你如果去问他，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”

“他把我当孩子哄了。”李安乐盯着陆凤珍红扑扑的脸，“这么说，你已经怀上他的种了？”

“也不一定。”陆凤珍一点也不害羞，“到时候，要看身上来不来血。”

“怎么又是血？”

“到时候要是身上来了血，就说明没怀他的种。”

李安乐出一口长气：“那要等多久？”

“十天左右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要是现在我把你睡了，你的肚子大了就是一笔糊涂账，是吧？”

陆凤珍不点头也不摇头：“我知道你不想要我了。”

“我为什么不要你？你这样的小媳妇，我做梦都想。”

“可是，我已经……”

“你是想说，你已经是别人啃过了的骨头，是不是？”

陆凤珍点了点头。

“可你想过没有，我是吃大鱼大肉的人吗？在别人碗里吃饭的人，有一根骨头，已经不错了……”

陆凤珍好一阵不做声，然后开始脱衣裳，这一回解纽扣的动作很快，眨眼之间白白净净的身子就缩进了被窝。李安乐把一双手捂进被窝里，陆凤珍突然捉住他的手，直往那一对微微翘着的奶上面牵引。

李安乐把手抽回来，拿到嘴边哈气：“我这手，像冰条一样……”

“让我给你捂一捂。”陆凤珍又提起他的手，“我已经是你的人了，来，这里，这里就是你一辈子放手的地方……”

陆凤珍的奶像冒着热气的馒头，和梦里一个样。李安乐像饿了三天三夜似的，先吃陆凤珍的嘴巴然后吃陆凤珍的奶。这只奶换那只奶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过去，我梦见过吃狗肉，梦见过吃蛇……”

“你怎么老梦见吃。”陆凤珍轻声笑起来，“你是一只馋猫。”

“可我没梦见过吃女人的嘴巴和奶。”

“这个又不饱肚子，梦这个做什么？”